

928
Y
3

蘇平仲文集



蘇軾文集卷之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章貢黎諒校正重刊

乙巳秋 詔即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負其博士助教

正錄非有德望遠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

上觀懼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

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

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

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

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

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

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

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貢郎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
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脩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
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 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
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
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
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
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
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 太子賓客兼博士
則汴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
禮合文秀可父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 東宮兼伴讀
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職而與之
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沉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

是况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
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
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
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
完哲鄭君名貴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
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
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暉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願
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
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
別儲之以供粢盛以且醑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其鄉某甲具

刻諸石乃來徵文為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

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于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需不用懼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禮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廩不既褻乎又焉得為敬乎此先王制禮

天子諸

侯之祭粢爵籩豆簠簋之實必於鄉廟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况於田

乎貴為公卿大夫猶然而况於士乎今士覺以常布之士顧能推其祭孝即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群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為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來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藏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我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安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雖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雞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詹氏生諱德府君娶盧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既即以嚴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

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朝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即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脩祭祀苟非廢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爲不僭不褻而於士爲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于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搢紳之家能念其潛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折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養養長願却慮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君子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

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者所聞俾刻于麗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續承於無窮

陳氏脩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尚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興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

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脩睦堂所爲喜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于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龍相望東阡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尚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于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暑奉布帛以爲壽嫁者娶者喪葬者薦資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蒙

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脩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爲酒醴割羊豕布几席羅豆蓬舉宗咸延致而燕於斯班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

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委祉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屬言曰人之宗族至于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為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妻之浦江鄭氏一門群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為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豈下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灑酒有與既有肥腍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脩睦隣國猶然

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為人之所難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取良逢原之諸父出分父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僕之異主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道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為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

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帚勅蹊閱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感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感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輯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

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望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允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象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達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願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思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弥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褒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鄣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太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况

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家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陽漣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歆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參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

閔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
能如是豈非吾願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
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焉之記
俾知所勗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為
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為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
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焉為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
之仁者不過發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為人之所難也今
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
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
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
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其不然坦兄弟
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

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
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為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縣其居則有比
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
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
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于九族急
相親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拯也達之天下無間也
亦其効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為治者惟徵歛獄訟期會是
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縣其
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
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

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焉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
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
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
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
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興賢仲曰興權曰興恭雖遭值變故
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架燧之
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
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即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
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
友恭云徵諸思中之言則蕭氏興發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
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脩於已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如
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爲三代之民

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
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登其間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
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
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發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
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
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爲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輔如
毛氏鮮克舉之我儀畝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爲興賢伯仲之
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爲興賢
采菴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感戚兄弟莫遠具述且
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爲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

郎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于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于墓道之北二里聚群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 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爲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堂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託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爲請乃爲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矣矣則不相能矣則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與乎長者友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

以過矣斯固爲 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爲 國者不下堂而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爲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輩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勸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尚懷求圖以慰丞相之望哉

慈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塋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于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慈敬而吳編脩從善爲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慈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脩顧以謂慈即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意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顧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欲默焉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慈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感儀不足之謂慈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慈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慈爲本而以敬爲實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慈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况墟墓之間祠堂之

中乎墓焉而親之骸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慈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慈故本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慈敬之至親之精爽潛乎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應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慈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怪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尚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爲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曰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曰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爲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

人稱頌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爲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爲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矣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于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擢以賢良爲丞平陽尚賢喜豫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爲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得古仁人孝子

之用心故樂爲推明其說以爲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貞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壁以至犀象羣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爲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未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爲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爲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郎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初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爲

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爲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爲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爲人失之則不足以爲人是寶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重於天下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也爲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失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向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爲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舜公論克

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桃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開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晒字士東仲曰昱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璉之側依依猶孺子間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脩其童子之服而習爲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耄老之嘆而慰滿平生愛日

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于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舜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老萊子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爲記余喜元璉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以老萊子爲稱首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傳述之曰着五色斑斕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爲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孝爲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又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何難焉子思論事親在乎脩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爲說親之本古之爲人子者未有不能脩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而親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脩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

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顧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未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未之若童子之服亦脩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己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惟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使師其無所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稱老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尚勉之勉之乎余於元璉交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

朝廷用兵雲南其尊人武毅公起自保

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疆圉于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曠日夜不寧于懷望飛雲而徘徊瞻瞻不能自己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守職而思其父行役于邊徼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嘗上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即日上道初不以老爲辭其爲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脩爲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爲孝也何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蕃遠而

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負固以爲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
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
簞壺望風迎候惟恐不先不頓刃折鉞而方萬里靡然聲教之
中此非人力蓋天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
于京師歸休于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人有君
出則時閱習奮武備以脩扞城之職入則奉晨昏頌顏色以輸
愛曰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
何如慰幸哉志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
自洪武乙卯以勲子入侍 東宮侍衛 乘輿辛酉夏始被
旨還平陽襲職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
溪以破吳嵩寨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擣福寧之穴嶺皆以孤
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

有楮幣之賜 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舊備述
之以爲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
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
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則不知報之非不知報
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
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
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尚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
爲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
於聲嗟氣嘆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
謂敬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感恩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

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思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思我之意乎盡爲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爲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此又何以報焉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爲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親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其夫教子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爲宣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戚吾世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曰致勉焉其後荐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並致勉焉夫人以復元

之能順適其意也雖憂患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即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墓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于朝擢平陽英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者爲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常事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憂何不久迄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爲務夫人喜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爲壽祿近父之墓使我見之於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兄之喪柩焉每風日清美夫人輒携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構亭以爲游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爲記余曰書此使揭諸楣間即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寢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歟歸歟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父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志豈人之情哉某有以移之矣凡禁之足以移人而使入忘其土思者莫甚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篤行之君子爲然余謁告歸由翰林獲交譚君濟翁間從楷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委身戒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俾戍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

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哉畏此簡書莫之直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疑想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恩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泣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有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興懷先基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爲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爲二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爲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伯餘年而懷之愈

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爲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爵祿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晞顏之人是亦顏之徒也然則晞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瑜溫之平陽人周儻而尚道讀書而能詩方閩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爲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瞻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壑林莽之間今吾乃苟升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爲四皓之所鄙

嗟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樂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于此非所謂吏隱者耶曰自號商山吏隱既而九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即曰治裝南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登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爲吾兄弟弗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願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爲記余觀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選者雖幸速化寅

緣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墮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鸞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輒辭歸得以天年終于牖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爲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爲知己也元璧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孝孝焉以記爲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澗潏潏禽鳥兮閒關樹木兮檀欒有菊兮有蘭可佩兮可食亦有桂枝兮可以板援神來歸兮雲承轅鶴先路兮續其踴躍斟清兮擊鮮以灌以薦兮敢有不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由焦下山折而南行莫爲金山又莫爲步廊山而茲出則支于金山蛇壇盤薄既翕復張首尾起伏勢若後倪坐據要會九鳳東山暢輿峙其前雅山沙岡黃真山壇石刺上灣諸峰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初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已亥落成前爲廳事廳事後爲中庭中庭後爲祠堂中庭東西各爲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爲步廊以爲庖爲漏爲園爲宇塚者之舍爲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妻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缺焉此重妾之

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即是建菴爲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
妾之哀思可少紓似亦可爲長父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鄉
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爲勸斯菴且買田若
千畝爲末業以具犧牲體齊菜盛食居守者亦既作神主女奉
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爲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
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于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
之隆殺緣情之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富用吾之情則一焉
爾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意
乎今侯以義起禮斯菴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爲
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
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
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莖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
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
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喪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
也葬可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爲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
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
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于厚也過厚
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于身者必誠必信不使
有悔云爾周于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
當爲故曰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
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
見其土厚泉深岩壑鬱紆風氣綿密而知爲吉壤曰異日當歸

歲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壺嶺塋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獲申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附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芝居嘗懷然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塋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塋也朝夕相與圖之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壺嶺遷而塋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即拜掃饋奠其間而以享本名之至是爲伯衡爲之記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懷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享於親何以加諸是享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享吾之所出自盡諸已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

若之何則上丘壘而撫松楸寧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尚慎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子家以學行望于士林云

時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宕爲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即錢浦以居其子景孜復自錢浦遷居郭宕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即正寢東室敞爲祠堂安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于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偕也次高祖父曾祖父次祖父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襲也規

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歲事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
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廟庶人無廟祭于寢三代而下廟制既廢
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即墓所爲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
于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爲之
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
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
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
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
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
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
其饗爵饗簋饗豆潔其酒醴脯醢粢盛以薦以享夫何躬饗之
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

於斯於殿祠堂之設祭禮以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
何憚而不爲之乎人不能爲而景高爲之不患祀事之不舉而
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捐間用以自勗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
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况孫曾乎勿替
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爲之記非惟以彰景
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尚知所興起景高名挺陞岸而有才婦
翁鄭朝美官于閩嘗引以自佐用平寇功耀福州古田縣尉陞
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爲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
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
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腹乳哺提挈扶持推燥

就溫躬寔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燠也苛
養也疾痛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
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爲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
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爲慈
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凍母慈之也無咎無害母慈之
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
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
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
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于毫至于期頤而旦旦焉慈乎
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己耶雖然所以祝願其
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
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于百至

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况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
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
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幾申烏鳥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
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爲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爲子
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喜且懼也何慶幸乎愛
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
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爲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
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于天子之心恒不敢必得今
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
致湏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
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脩子職此四者李
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錫其名淑劑其字撫之崇仁人叔

荆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荆以文學蒙 眷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顧其妻能率其子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寄言叔荆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恙念我也惟若蒙 國恩寵備位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荆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末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荆同己已歲生人叔荆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欲孝而無誰爲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敬焉美焉進恨焉愧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荆之志感而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脩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爲記

蘇平仲文集卷之八

記

川上書堂記

章工員黎諒校正重刊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涘不踰闕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晷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

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迭者繼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于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釋來則却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此由進士爲主簿發之義烏請追爲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于宋十五百年間學士大夫脩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

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幹旋而至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脩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己之爲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的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效則非若百家

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其脩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其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中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微近効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爲已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續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尚論閩洛之統緒有所托軋淳之師友有所据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爲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關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靡而質淳志確而習美蓋可

與有爲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爲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蹙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棠權咸淳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于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爲先生別字好事者復繪爲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于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

即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爲請於余曰幸爲記其興復之自繹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矯節雅量使人即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尚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即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爲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爲一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履壽我後人者固有出于斯堂之

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舊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尚相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懷桶不啻若覩夫儀形競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續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休光者其殆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為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脩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賢謨閣直學士出守于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即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

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賢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本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為公為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為之君者何如其喜形于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矧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願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辱與為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顛末宗願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璣組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為

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陳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邪今欲求其彷彿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存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順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噫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庇覆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于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

爲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邪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邪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丘獨與顏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緊子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廈衣則願文錦食則願膏粱於是賤于貴貧慕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于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類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

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焉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
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存乎天義
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
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
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實欣
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
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傳說若周公非安於遇
何以儼然漁于河濱耕于莘野築於傅岩而不以爲辱也魏觀
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
不知其爲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
遇以終已畏于匡絕粮于陳居于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
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
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
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
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
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
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
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
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夷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
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
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

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
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
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
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
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
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
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
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
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扶天子威
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仇
志羣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釣黨之獄起而
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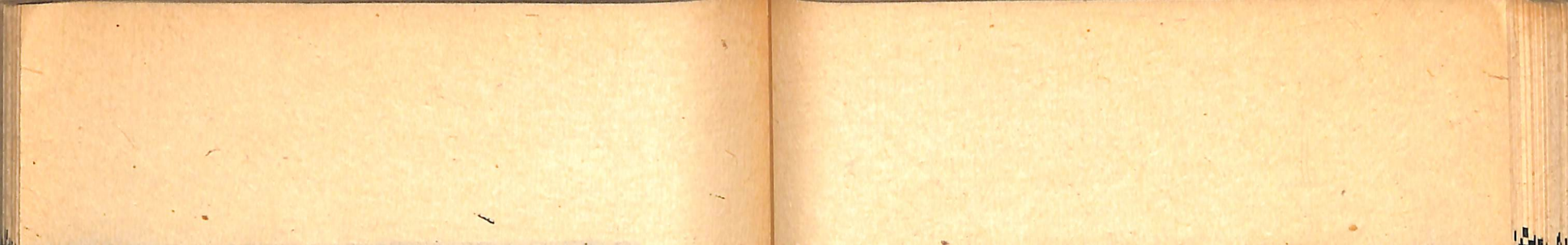
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
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柱稷危而不遂亡者是賴
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
鮮不爲習俗所移故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責富何足爲重輕
而求之者陳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矧
矧以爲容譽譽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
以事上緩急遂至背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
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朕
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
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
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

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歟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授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特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

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履舄喜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允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白伯乙之鬲楚姬之寶盤仲姑義母之匱崇之磬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



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少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恒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爲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真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恃勢假力待貲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貲者不過一好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

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益崇磐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允戈虞敦之爲古也則存之而不知其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允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磐離益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爲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爲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入選而爲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爲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爲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咸親爲當務而

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
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貶服後是以
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爲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
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爲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
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
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
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賈爲弓
莫不師揮爲鍾莫不師偃爲車莫不師公孫氏爲宮室莫不師
公輸子揮也偃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爲弓爲鍾爲
車爲宮室者也師之而右足爲良工於戲農賈百工然矣孰謂

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
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
衛瓘卞壺張華謝萬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
詢虞世南柳誠懸顏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
堅米黻張有吳傳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於篆於隸
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真行草
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
軻古之善爲人者也爲今之士而欲善爲人夫安得而不以之
爲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
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
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今之士乎商書有云
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爲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

與我者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
古人耳未嘗有豐嗇也古人爲聖人賢人而今吾爲衆人豈不
可耻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
揮師儒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
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有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
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群
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
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扁其
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風德
爲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
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
士乎其克克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綰之車戰王安
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爲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
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尚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大史
先生苟以爲可則因以爲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生
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爲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
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
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
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彝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
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籍今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罟之遺
碣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仙宮鬼

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
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鬻熊太公老聃揚朱
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
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爲
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爲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
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
世植教迪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
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犧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
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朱泗之所陳濂洛
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
幼序而親疎穆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
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

融維之爲五常揭之爲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
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爲古
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
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
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庵孔子升
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嘗即居第之西闕齋以爲藏
脩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晉鬱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
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爲作記而先生
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
原以公孫龍之幻爲戒而以仲丘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

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恒多及其既磨涅也
堅白不足者恒多今天鈍也甓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
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
夫雪也羽也然也非不嫩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
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真堅於玉而亦莫白於
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
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鈍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
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憂磷與緇哉富貴賤禍福死
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
狗馬所謂物也善感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
患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之不純而物之善感
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蒙大難而不休交攻乎前

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貴之利而不詭隨劫之
以鈇鉞之威而不回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衆色而不眩
耳聽聲音而不瑩口食肥甘而不樂身處快樂而不溺馳騁田
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
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
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
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
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爲吾堅亦不足爲吾白
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
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
之所以記也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脩之室也其扁
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
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
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為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言之矣
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
為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間居以養其心若
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
斯間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
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象辭也君
子以申命行事則巽之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
亮解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脩游息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象之必
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變則

巽自邈來邈而為巽西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
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
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胄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
隆豈果於邈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脩漢家聘
申公故事束帛加璧賁于丘園安車蒲輪卿以上道進居近列
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
在子亮矣而况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
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
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
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為伏或為隱竊懼昧者疑
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為巽者是以為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
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况接於目而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
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
肥人隱居黃陂湖鳳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聳者
若總干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嶄然銳者植者
突者若置碁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觀之暇
讀書之間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
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權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
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君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
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
於盛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
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不曰不磷乎後

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
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
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
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
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
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為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
靜而為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
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却掃者
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
不能不有為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為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

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
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
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卒復
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尚何成學
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爲學之地而其要則
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奕者然方奕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
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
谷不杜門却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
山窮谷雖杜門却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
焉往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共學而
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仲輝平陽
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爲志詩書

間則從搢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扁其書室曰靜學齋
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爲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閑閒能專
心於學且猶成也而况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
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清書萬籟
俱寂纖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目耳無營心念疑默
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
之趣遇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
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揚君孝思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
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瀆江王津大渡焉孝
思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群喜其地幽景

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蒞官
平陽與余解后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為記昔者君
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
徵發有期會有營繕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
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
過其寓問平素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
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
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為吾者
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
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惠能不
擇地而幽幽而適其賢乎矣古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
一節惟其所遇而安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
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滌慮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
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坎然一勺之水乎殆
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于密者以發之
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為少矣而古
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
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而無不應應之而無
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
鮮矣前一人說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
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寂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
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

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爲此之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
魚龍居焉鰕蛤生焉鳬鴈浴焉蛟虺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
藏焉荒查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搖焉溺焉莫能汨焉而
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
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
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于密乎聖
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澡雪之而其退
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頽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楊雄者顧以爲
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實
之紛華輻輳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卒然與
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其也而是

心難乎免於桎梏七矣獨不見未嘗更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
家豪奴悍婢皆與之仇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
不暇尚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善將兵者
素蓄方略治三軍之衆麾八面之敵而其身嘗逸善養心者去
情却欲群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烏事夫
兀然頽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
圭黃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
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
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
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
以啓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微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爲天凝而在下者爲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爲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爲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近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方陰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實之初乎蓋以其芳於一陽來復之初爲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辰爲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

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賁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險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真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有卓識之士明炳機先榮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布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平成享嘉之治考諸載籍可見矣 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風德雅望爲 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居待從神化宜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望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池生莘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莘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聖賢自期嚴義利之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參贊贊府已碩一時及魏公喪南軒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卽省講筵更任迭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譽謬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脩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歛衽況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具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

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尚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莘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于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誦是習是蹈以晞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莘仲誠哉尚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脩之所也可

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
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
屏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
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
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香木鬱
乎陰森而薨桶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舊族
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繼孫不
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
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
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藉令有之其子孫亦
有以儒世其業若余氏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于今上下四百
年矣而世澤沛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

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于一家是不亦可深長
思乎蓋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
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
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
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含其英
咀其華得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
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挿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真
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胥爲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
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
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詠奇勝絕
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爲何立賦之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崿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
上行李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爲學校脩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
上者至矣然亦不勝

夫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需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人
上覽之而咲而嫌尊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領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心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盛邦窮裔連山復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夫人用官是海安而君子所愧是東日不蚤邇所以覽斯

蘇平仲文集卷之九

記

定軒記

章真恕諒校正重刊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搢紳與之游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臚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懶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爲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爲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爲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

州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子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輿馬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峙者流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保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治寡而庶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爲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

可踰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群之力高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輸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治氏篴氏栗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鞞人韞人常人裘人之攻皮鍾氏簠人篴氏之設色玉人珉人雕人之括摩陶人旒人之搏埴其爲師者不煩而其爲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劫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也所以自強也而皆爲學之當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爲人早夜

孜孜勉勉求踐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
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入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
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
者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
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之曰知止而后有定劉
君倘不以余言爲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爲記

清風懷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爲經歷之又明年
始葺而新之以爲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敞城
之北夫容諸峯不障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
帶鶯聲遠遁野興橫生君時從僚交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
既夕凡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

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懷既而告余請爲文以記之余觀鼓萬
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爲風
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
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
天下不以爲怒嗟乎豈惟風爲然善爲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
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
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
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
德而賤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九爲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
觴詠爲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爲重大將相繼於此
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平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
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葺之猶不暇尚何暇能雍容自適如

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
聲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廣
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
文能叶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競而與之
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閑葺其庭宇而與僚
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確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
聞其愉愉以適于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
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侯其遂與我休息乎
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鐘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
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爲政之微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
未安雖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
於二君之政雖不足以爲損益而其爲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

際見也已矣余喜三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
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
風慨乎想見其入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
久遠而猶蒙其蔭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凰兩山之間林
氏世居焉即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
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汐至而波濤驚也若雨雹交作
而人馬並馳也若箛聲絃匏之搏奏而合止以祝敵也徐而察
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蓋翠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
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撓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參錯而爲此
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風颯乎疏濬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褻

有不在茲乎而孰橐籥是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磨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橐籥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故伯父子朝夕披襟而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

起南郭子暴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即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曰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欲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峯巖峭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噴泄之而窪內之而石甌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既清且圓發天然之律呂寄遺音於澹泊非清廟朱絲之所及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

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爲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
流泉迴轉激觸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即泉之涯
構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
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爲陳大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
雅音之風風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聽焉而況山中之泉
琅然有聲鳥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
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
不聞乎非有度數而鈞節自成此部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
而有不止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
凡有聲者皆吾莞磬匏絃也獨泉耶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淫
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
今濟源獨寤寐咸韶於數千百年之上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

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審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
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
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
源顧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未
季子之徒歟東郭子慕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
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
之何怪夫人以爲僻也被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
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笑曰有是哉乃歌
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驚明月中
霄有聞無聲流泉淅淅后夔已矣師曠莫招聊樂我心於焉逍遙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治之東百

有九十里介於群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罅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田皆墾闢山趾爲之紫石以爲畔岸高而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迤緣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木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散處九數百家族大而望于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夷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望雲雪峯九龍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尊深秀婉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臺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者俊倪蹲者旗幟舒者屏障轟者劍槊攢者芒角露者騰欬上者僂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者輳而集者離而分者屬而合者將仆壓者欲攫冠者立者偃者仰者樞者窪者突

者顛者顛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弗之奇也況於王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頻見則輕之倏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考原善生長乎其間朝莫起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顛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有哉原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雪水霜烟霏雲霞變化不同而巖姿壑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妙哉然則原善亦將泝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

變也如此則審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遂原吉原禮皆高
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尚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
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監則
陋故欲廣吾視聽爲吾主者鬱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爲吾幹者
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悠然則意趣適矣恬
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爽安然
後幹強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
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以養耳目無以養心
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
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

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
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
山下則思中也樓爲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
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嘗與余登焉坐
乎其中一望數十百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
者皆几格間物也而吾耳目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
松楮檜蔚薈成林掩映軒戶清風不動爽氣自臻林景陰翳疑
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戚也榮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
心志得所養焉憩乎其東方床榻几可据可隱解衣岸憤或偃
或仰書揮架而忘披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爲無將無迎榮衛
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橐籥篇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
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

蓋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吾外吾內吾性吾形以養吾生余每
恨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而兼得之於斯樓然則斯樓其
道山乎其春其華其壽域乎美哉樓乎其爲足以永居乎思中
諸書自足於世寡求視富貴勢利歛然退避惟恐爲所浼而斯
遊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得爲何如哉世豈無朱臺碧瓦以
爲麗雕楹綺疏以爲美姬妾以爲貯管絃以爲娛醴鮮以爲奉
彼視斯樓孰不自以爲雄也然蠶聽室明而爲用者喪焉快情
極欲而爲主者溺焉精奪魄而爲幹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
養生且先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也思中肩以此
易彼哉其賢於人也遠矣乎

水壺軒記

始余識魏郡鍾侯于京師後四年侯移守金華獲再見焉辱不

鄙而謂之曰我以水壺名軒推異子其爲我記之竊以爲天地
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
爲人所有矣壺之於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
壺自壺焉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總水凝之謂冰今夫氷瑩
然無瑕湛然不滓澈然可鑒世之能薰灼人者其氣諛未有甚
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無不流鑠惟氷於其間凝
冷固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挹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
而渴者以蘇躁者以靜甚矣有以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
時出焉藏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愆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
淒於春雨不苦於秋雷出不震霜雪不爲苗藹疾不降而民不
至大札夫聖人之參贊變理也固非徒氷之是恃然周公作豳
風必謹著之仲尼脩春秋無必書之又常不敢以爲忽者蓋一

藏一出亦有助於陰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以有志之士不獨於冰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所尚也今鍾侯以之名軒豈非有志之士乎統統乎懼道之在我者不能疑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貧賤富貴也持其志而不使撓於毀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易也敗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體冰以神明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繁昌尹祈門知下邳皆當百戰之餘念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侯也宣上之恩德以涵煦之簡徭役以休息之平政令以生養之於是創殘窮敝之屬莫不洒然如當暑之挹水而安於田畝閭里以樂生興事故侯之於民也猶冰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夫人其誰不愛戴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

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壑之水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久外者朝廷且將疇其民庸如漢之黃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盡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爲之記

湘南清趣軒記

譚君齊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溫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室于廳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清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荆州之域山川之勝甲于南方而湖湘之間山益盤礴水益深緩登臨指顧之間清邃奇麗之觀無不備遊觀者焉足以寄高懷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道路如彼其脩阻也山川如彼其邈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曷從而

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誕乎余方疑焉顧
使記之將何以爲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
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爾來三十餘年矣上世之
丘壘先人之弊廬曷嘗一日不往來于心維繫與梓嘗接于目
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徜徉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峯仰九疑
之聯綿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楚女舞以傳芭湘靈出
而鼓瑟倚斑竹想二妃歌摘頌企三閭采澧之蘭沅之芷而延
竚夫重華悠然玄契驪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
南之趣形神泯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
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
無今無昔混而一矣爲是揭斯軒以斯名又孰得爲誕哉余
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

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
固天趣也大凡趣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
知之雖已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
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祛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大令
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
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一夕之力哉右軍慕張芝臨池學書
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曹
南豈記其臨川墨池以爲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
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以不力哉
此仲聞之所以日孳孳也歟仲聞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

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爲宮僚以善書極爲儲君所敬禮儲君聞其退朝日必臨真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爲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三大字旌之侍講乃爲臨池軒以修寵賜禮部員外郎程以文寔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聞幼傳家學迹來字畫疊疊逼侍講矣僑于平陽鳳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心慕而乎追焉因扁曰臨清軒間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夫人猶勤而況於吾小子乎今吾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者變而爲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先生爲我記之諺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累試累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迄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尚已

觀仲聞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操之而不舍益以精力自致吾見仲聞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惟足以媲美侍講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聞父子乎臨清軒不獨並臨池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莫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戶當鼎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吾之望於仲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

繆君維周武毅公之嫡也嘗以勲臣子入侍東宮幼軍隸湘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還北平君又被旨扈送之上察其材而謹慎會武毅公上休致之請即命襲職而嗣成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爲國家守封疆于海隅既貴顯矣而能括去統緒之習退食自公

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間則授雅琴鼓一再行綽有儒
生之風室中列蘭數本綠葉素莖葉青焉楚楚焉恍可人意微
風不動香韻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屬
其鎮撫譚濟翁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因天地之所生必培
殖之灌溉之然後花葉茂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明智慧
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脩則其
材成而實就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
公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曹國李公者乎
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勲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由
擊擊於學也竊窺曹國鎮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乘間之
敵小大庶務之畢親可謂煩且勞矣然而少暇輒與縉紳士講
論脩齊平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從事

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要不過為功名富貴之人其德業
又安能若今日之盛揆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學之於人大
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斬彼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於時
成平陽固皆一時之選而君與濟翁獨得士譽蓋以其皆嘗康
事曹國得於觀感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宣力効忠入處家庭
則遊心藝事植叢蘭於左右挹芬芳於朝夕觀其好尚可以知
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誰可進矣也哉余因記斯軒而推及之
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為有自

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夙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員
出從事宣慰使者有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
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遠若

九鳳新羅夾嶼近若金字諸峰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饒塘縣簿述吏在門而不爲起兵興之後幙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略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爲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爲聲利而馳天下穰穰孰不爲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壙之表寄迹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群魚樵分席攬烟雲之變化睥睨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真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爲隣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

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于寇攘貨賂匱於供億胥力疲於轉輸朝虞而夕戒愁居而囁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

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共爲太平之人而無豪髮不如其欲又就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風昔之願償亦曰昭

上賜寓慶幸也

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鄉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黯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着令非休於清議慨然遺簪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

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顧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王家于城南直九鳳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地接街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鳳凰東山陽谷夾嶼皆効奇獻秀几席間帶之以清池蔭之以嘉樹不出戶庭而幽思集雖近大道而囂聲隨佳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遂歌野唱之酬應雨笠烟蓑之出沒足以悅耳目而愜意趣而又衣有麻食有黍稻畦有菜茹林有橘柚渚有鱸鯉柵有鷄豚子五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為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亦素位而行之一道也今吾僻居城南所與者郊垌壩里之人所談者耕稼樹藝之事則吾與淵明固非其倫而守拙田園庶幾似之以其詩

語名吾堂曰南野夫豈不宜既而以告徵為記余觀在昔君子獨樂山林與世相忘必天下承平而後遂故曰世無巢許不足彰唐虞之盛淵明之開荒南野種秫東皋雖樂夫天命然當晉宋之際亦豈能無繫于中今子玉得托於田夫野老日婆娑坡南以適其適蓋由遭逢聖時也向使夷夏未一寇盜未殄甲兵未戢田里未安則里有桴鼓之警門有追呼之及子玉縱不與齊民奔命能無憂慮慷慨乎坡南雖勝亦安能獨樂哉然則子玉不惟若淵明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有近局之壺觴與鷄黍無車馬之喧如紫桑栗里尚論其時運之逢心志之懽殆且過之抑何幸也耶雖然居之勝如坡南無地無之自混一以求何地不可居而世之士率不甘萍湛間巷中慕當世之爵祿求自異於稠衆不量力而冒進不旋踵而傾覆者皆是也子玉

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懷其材而不售晦迹而不求聞雖保然布衣而超乎寵辱利害之外較其所取孰得孰失固無俟於辯矣觀子玉之自處如此則彼有由國之樂而不能一朝享者詎不以外慕奪之乎於是益知子玉之爲賢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此而不書將烏乎書

西枝草堂記

平陽縣之前有大山焉崑然特立曰昆山中脊支而爲九故人又曰九鳳其西一支降爲平街東向而西鶻迤邐至支巷峯西巋然拔起若樹重屏據要會而獨擅其尊是爲西山謝君復元之居在焉路從嶺門過南坡入支巷南折而西行田間蹊蹕勝畛上可數百步有小澗梁石過之又緣坡陀而入始至其處鳳凰新羅諸峰森秀前列左則清泉福地巾岩右則陽谷夾嶮勢

皆輻輳拱衛如梭視踞而坐璋植可指而數長松鉅竹掩映蔽虧仰不見天日俯則聚落原疇相參錯河流如曳匹練隱見其間宛若繪畫山址泉側出瀟爲池綠色沉沉瑩徹使人不可瀦餘波穿沙石灣磴瀏瀏有聲類琴筑無不稱觀遊者去城僅五里許而閒寥靚幽不類人間世非親戚故舊來候終日無人迹復元故第在明倫坊左雖頗野逸猶以近通衢過客夥時聞里巷語會燬于寇於是築室于茲以負西山而西山乃九鳳之支隴也因名其居曰西枝草堂余遊平陽而徵爲記嘗聞秦州有西枝村亦以直太白山之西得名杜子美碎安史之亂至秦秦其地勝欲營草堂以居而卒不果然西枝村之名遂流聞到今西山山水林壑之勝可並西枝村與否雖不敢必然自有宇宙即有此山千載之上西山與西枝村等耳西枝村以子美而聞

自今西山有聞于世將不以復元歟復元至正末家再惟兵燹東西播遷無定止者數歲與子美何異子美沒身于戈之際復元際今海寓寧謐爲太平之人視子美差幸而高年垂白之母在堂一子猶未成童居有室廬不窘寒暑而田歲入不足以給饘粥其艱難比子美殆甚焉異時總戎者以復元有智略奏爲幙僚使有就今已貴富不久輒以親老力辭去獨甘隱約勵清苦之操如此其爲人也賢矣哉地以人而重人以賢而重也高矣西山之有復元猶西枝村之有子美也則西山焉有不聞者乎惟益堅晚節如壯年時無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草堂之所托遠矣

溫玉山房記

卞和抱璞玉再獻再不售而至于再則楚王命玉工理爲璧則

秦王請以十五城與之易均是玉也或以刖而或以易連城人孰不曰方其爲璞也未見其可寶故楚王弗之寶及其爲璧也灼見其可寶故不惟楚王寶之而秦王亦寶之余獨以爲不然有希世之寶必自寶也然後人寶之已不之寶而望人以爲寶難矣哉玉之產于荆山者天下之美玉也使卞和什襲而深藏齎萬金而與之市微楚人將見天下之人卞和不知出此而皇皇焉汲汲焉謁而獻焉則與販夫何異夫販夫立乎五達之衢牽人之裾而強售其物何者其所鬻者不足觀也奈何以天下之美玉而自同於販夫之強售焉其輕之不既甚乎固有以來楚王之侮矣而至于刖其足蓋無足怪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告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彼卞和惟不知待價也是以至于刖使其知

待價也又孰得而用之哉有美德者謂之賢有美材者謂之能人之有美德美材也猶其有美玉也不自貴而自賤以求用不自寶而自卑以求合未有不若卞和之取侮者也是以古之賢者能者懷其德抱其材從容畎畝皇皇汲汲舉非吾事有紹介然後交致敬盡禮然後出皆所以自貴自尊也是以人不敢侮之亦不得而侮之伊尹之在殷非成湯三聘之勤則躬耕莘野終焉而已矣諸葛亮之在漢非昭烈三顧之勤則高卧南陽終焉而已矣其屑自賤自卑以與世市哉不獨二子古之君子蓋無不然新安吳君韞中越自蚤歲讀書爲文自足山林而不事銜鬻至于材美外見而不可掩名聲洋溢而不可抑朝廷起而寄以民社然後纓冠而出仕其涖平陽也政事有過人者而未嘗要譽余惟何其有古君子之風及徵余記其所謂韞玉山房

然後知君蓋善學古之君子者也雖然玉韞於石其光氣常覓於外故山輝如白虹玉之所在也而况韞於山房乎君懷抱材德而試用於此也余知將有均美氣者言乎尹旁達而屬天者必君之所在也且取之以爲瑚璉以爲圭璧薦之清廟登之玉府也已君固不得久淹下邑况得栖遲於山房哉蓋韞積而待價君子行已之方一世之寶爲一世之用天之所不能闕藏人亦不能闕藏之也

愛竹山房記

始余抵永嘉訪王君如淵過普安坊西行數百武見岸水屋一區竹樹蒼翠光彩奪目顧謂同行者曰是必隱君子攸居同行者問何以知之余曰嘗聞君子之所居則山川爲之明秀草木爲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猶珠生而岸

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也是以候息耗者不求於人而觀其山川草木屋室門戶焉今歲云暮天地閉塞冰雪沍凝萬彙摧殘而竹之在是家者蒼翠乃爾雖曰其受命也獨抑豈非隱德之休徵乎同行者曰此蔣先生之廬也余因介王君就見先生睹其儀形接其緒論休休焉盛德君子也出曰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君子之善慶足以沾溉一鄉也久矣况植物在其庭砌間乎顧瞻父之然後去他日王君語余曰今龍泉文學字德昭者先生子也方德昭未出仕時題其書舍曰愛竹山房事親之暇則學於斯蓋先生平居於世間一切物舉不好而獨好竹林立其廬之前後左右者皆手自封植拊之如嬰兒待之如益友德昭以先生甚好之也護視尤謹謹焉此山房之所以名愛竹也願爲德昭記之余謂夫竹冬夏不變有貞介

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卓行之表也實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非君子雖有竹不好也先生泊然無欲澹然無所好而惟竹是好豈不以物非人而有同於人者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善事親者也則德昭之於竹宜何如其愛哉惟德昭之心豈愛親之愛雖一物之微不敢忽而因以及其大者乎亦欲推此以學其學而行其行乎引詩書之澤藹鄉邦之譽而爲蔣氏賢孝子弟宜矣而豈多得哉吁善慶所鍾固無間於人物也然而物之生豈可與人之生同日而語乎今蔣氏之圃猶有若斯竹之美蔣氏之門宜其有若德昭之賢人孰無子而先生之子材獨克肖異乎人之子有由然矣因述爲記欲知一家之善者尚有所觀覽焉

章貢二水合而東北流五百餘里至于廬陵又四十里支爲文江以去其水紋縈迴類文字故名文江文江之東今温州府司獄王君子直故居在焉王氏世業儒其居文江上世矣居旁多莢竹蒼然以萬計子直嘗面竹榭屋積書其中以誦以習而歐陽先生莘耘則其所從受經者也語子直曰是宜名竹林書舍會朝廷徵用明經之士郡長吏遂起子直詣京師時方重征南至者例授斯職而子直得峽州後以最擢今官子直壯永嘉九年清羶之慶子于上下蕭介之德形于造次又不以仕之優而緩於學終日手不釋卷延致壽俊相與上下講論永嘉諸君子與之遊者見余未嘗不稱其賢且以其竹林書舍未有記屬爲記之而子直亦屢以爲請江右士風之盛推廬陵爲冠其人無貴賤無不讀書而文江特盛十餘歲童子於論孟詩書易諸

經傳註言能暗誦余曩過其地而目擊之喟然歎其不可及於今乃恨維時未獲接識子直不得一造所謂竹林書舍求觀平生未見書者多君子則有足徵者矣請爲子直賦淇澳之首章雖然吾祖文忠公有云世之能寒燠人其氣酸亦未有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者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竹獨不顧於戲此竹之所以可貴歟夫竹一物之物耳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士乎如使居常不能勵其操臨變不能致其節得志不免於驕不得志不能不墮獲群居而附麗特立而周章是皆愧於竹者也必若子直然後無愧焉斯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抑聞廬陵先哲劉公棠宋咸淳已已進士以賈偁道擅政國事日非棄官歸隱青塘極爲丞相信國文公敬重信國之持江西憲節也禮於其廬大書水竹居

扁其廬至今廬陵人士以爲鄉邦之美道其門者低徊瞻仰不能去子直與劉公遭時不同出處固異介而有守則相似也鄉人士之過竹林精舍有不低徊瞻仰哉

栖雲軒記

上人本庵居千載嚴之清脩寺一日過余請曰吾倦遊而歸故山嘗治小軒以自休名之曰栖雲而未有記敢謂之先生余戲之曰四大非有也五蘊皆空也而況於雲乎然則師將何栖且何以栖也無所栖而亦無可栖者又何有於記乎本庵曰視有以無則皆無視無以有則皆有以真實視假合則真匪真實以假合視真實則真匪假合是故謂幻爲幻可也謂幻非幻可也無物不然獨雲乎哉吾固無所栖而無所不栖無可栖而無不可栖者先生爲吾記之亦可也雖然當有以相示遂辭去越翼

日遣兩僕夫舁余入山余亦欣然弗拒也此至本庵延余入坐所謂栖雲軒具湯茗果菜醕酒勞苦乃導余循山址升其巔而周覽焉日且入風自木末下寒氣襲人毛髮皆豎乃相與訪憩軒中歷談山中故實出躡爲地爐中煨啖之室氣盡白以爲夜鄉晨也啓牖視之月欲墮未墮亮亮不布濩無非雲者蒸蒸乎其猶饋餽也奕奕乎其猶帷箔也爛乎若鎔銀之出冶也皜乎若積雪之初霽也若張獸觥而次沙漠也若玄黃朱黃而清濁未判也四面岡巒竹樹皆不見第聞猿鶴嘯呼聲隱隱莽蒼間本庵曰幻乎非乎相顧大笑余於是嘆曰一氣之屈申而雲其著者也亦可謂幻乎候焉而合莫窺其始忽焉而散莫究其終可不謂幻乎且晝未始有也而暮夜之有也何來暮夜未始無也而旦晝之無也何往不謂之幻可乎則與夫功名富貴倏盛而倏衰

而卒歸于共盡何以異乎而世之人莫不羨榮而慕華豈得而
悲失而勤一世以及汲汲營營垂死而不知止也豈不足慨乎余
乃今然後知方外之士去喧就寂衣籠食淡於凡世人之所慕
羨者一切無所求雖其形骸亦外焉未爲無所見也然則本庵
之名軒厥意深矣雖欲無記得乎軒在寺之法堂之後寺在巖
之麓而麓支于長山南瞰大溪西隣紫巖東扼三洞又東爲龍
回其北則靈巖也左右有澗會于其前三洞餘波墜入澗中水
與亂石聞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聲涉草叢生側被水而始
見謂是翠羽鳬毛蒼然絕可愛旁多松杉儲檜其高掩天其大
蔽午其陰黯然其間禽鳥嚶鳴與澗聲相和蓋寺據山之輿而
軒又盡有寺之勝焉相傳爲劉孝標讀書故處其所著栖山詩
寺之僧類能誦之云

耆山菴記

貴溪上清溪之陰有山曰南山南山之背西一小峰嵒然孤起
曰耆山考其地脉則由藐孤而來忽伏如踞倏起如驚靡迤不
絕亘十餘里乃莫爲壑湖琵琶諸峰而茲山又支于琵琶溪水
來自七閩若長虹蜿蜒走其下即上清溪溪之北東爲正一宮
北爲宜陽市北西爲龍虎福地又北西爲二十四岩茲山對峙
其南蓋由琵琶俯視特其支阜由南山而仰視之但見其據乎
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其爲支阜也及至其巖穹嶽偕嶂交揖
互拱圭擁簪蓋層出疊見人以其若祖父中坐而子姓之屬成
盛冠服撰杖履而列侍也故名之曰耆山南山之有耆山猶泰
山之有丈人山云地勢夔絕長林古木鬱乎相望傍多沃壤可
以樹藝至於天朗氣清望見隣郡之山若撫之雲林軒之麻姑

森列可指無有碍障他處皆莫能及非搏扶搖而凌倒景者烏
足以居之哉嗣四十三代天師張公顥而樂之爰以洪武己未
八月即其地作草廬三間扁曰蒼山菴因山以爲名也而靜得
軒在焉鶴松蔭其前松之下有鹿車墩墩之右有芝園距真人
府四里而近距先世墳塋二里而贏公謝遣謁請述迎足煩而
日於斯逍遙或淵默以居或嘯咏以適或焚香讀易或絃琴臨
池或勘道書丹經大同玉訣靈寶等書間則低徊延覽以寄其
千載之思焉使來求爲之記伯衡惟龍虎之區越自漢天師闢
道以來其人搜占形勝不遺餘力琳宮璇館錯峙擲比蒼山近
在目睫間顧至于公而華斯建蓋天地閔藏以有待也不然晦
于千數百年之久而一旦以顯何哉公柄法祖庭道樞內提德
符外形行峻而學廣靈仙飛化之变幻禁祝禳祈之靈異儒經

釋典靡不該貫諸子百家多所涉獵其緒餘見於文詞翰墨一
時亦復輝耀豈惟玄學之士之宗之也猶山之於恒岱水之於
江海而已

天子禮貌焉王公敬信焉搢紳歆慕焉郡縣

仰望焉其春秋甚富而其譽益甚隆凡厥耆俊風斯下矣君子
謂山以耆名莫詳始自何代其名實之字則自公始焉地必以
人而重也尚矣此天地之有此山必如公者然後畀之也數雖
然有道之士天地之正是秉六氣之辨是御與造物者游於無
窮際往條來無所囿而亦不能囿也是知公亦致夫憫世拯俗
之意而聊弭節養素於此云尔豈膏肓泉石痼疾烟霞者可同
日而語哉乃敘其名迹之粗而詩以系之詩曰

蒼山斗技蔚龍崖下壓后土上摩空嶄然削出金夫容坐擁要
會擅獨雄群峯四面翼且宗何分高卑與橫縱勢如諸孫拱一

翁巨靈真茲自太源視猶至寶帝所降朝呵夕攝勞鬼工一旦
軒豁露其蹤上帝有勅畀我公我公得之樂融融艾除薦蒼木
石攻作室簡朴勝僅容不藻不繪不樹墉太宵黃文玉檢封衛
以龍劔藏其中山弓儼若增而崇若花稠草生春紅香霧飄洒
氣鬱葱公斯宴處百神從抱一不二道自雍盛德生色純粹冲
叱爲雷霆嚔爲虹曰雨即雨風即風手斡元化天無功疋腐不
作年穀豐延康浩劫曆數通
聖人撫世公際逢駉蕃寵
錫來
九重王侯鄉相罔不恭令聞令望何昂顯星冠之徒
暨掖縫趨風固宜若聚峰會言廣成宅崆峒千一百歲顏如童
眷此與區崆峒同大藥羅生夥於達石有髓兮鹿有茸有泉益
若甘露濃服食灌漱虛以充願公樂胥眷復冬鶴美天地相始
終爲
國薦釐萬福鴻肖翹煥動鈞被蒙史官作詩昭無窮我

公何必非喬松茲山何必非華嵩

蘇平仲文集卷之九

第 35519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7

図書館

3

第	二	卷	第
五	十	五	第
五	十	五	第
五	十	五	第
五	十	五	第

周

